

韩寒 监制 | ONE | 一个 | 出品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吴惠子 | 作品

吃肉 喝酒 爱狂奔

你们都活成
不动声色的大人吧，
我只想简单粗暴地
去爱去憎恨。

The Way You Were

吃肉 喝酒 飞奔

吴惠子 著

The Way You Were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肉 喝酒 飞奔 / 吴惠子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411-4383-0

I. ①吃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1722号

CHIROU HEJIU FEIBEN

吃肉 喝酒 飞奔

吴惠子 著

责任编辑 金杨淞 周 轶
书籍设计 雾 室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出版发行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8 字 数 140千
版 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383-0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21-52936900

成长无非大醉一场，勇敢的人先干为敬。

PREFACE

序

愿你得良人佳宿 / 大冰

自序

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

序 愿你得良人佳宿

——大冰

一日凌晨，惠子来电。

隔着一整个中国大陆的午夜，她问我能否在稿子里引用一段话：

命运善嫉，总吝啬赋予世人恒久的平静，总猝不及防地把人一下子塞进过山车，任你怎么恐惧挣扎也不肯轻易停下来。非要把圆满的颠簸成支离破碎的，再命你耗尽半生去拼补。

是啊，这段话是我写的。行啊没问题，只管拿去用。这是我的荣幸，谁让你独一无二的吴惠子。

那篇上万字的稿子，惠子写了整一个月，锥心刺血，迤逦成文……不论是故事里的她，还是写故事的她，皆异常辛苦，仿如坐了一遭漫长而颠沛的过山车。

我一字一句读完，烟灰落满鞋面。

但在这本书最终截稿时，那个故事最终还是删掉了，没人逼她，她自己决定的。

我没问为什么。

有人写书是为了明志，有人写书是为了布道，而有人写书是为了折骨重接、斩筋断续。

比如吴惠子。

她以笔为刀，刀刀见血，三刀六洞，给了自己的这场修行一个交代。

删就删了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空矢控弦，不射之射。

初次见吴惠子，是在一段视频里。

她半夜三更不睡觉，对着手机的镜头漠然地为失眠的人们表演嚼槟榔……不错，够无聊。

后来熟了才发现，其本人说话断篇，吃饭走神，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，比视频里愈发无聊。

她常有一些无聊之举。

我们一千人等赴新疆采风，空中草原那拉提的哈萨克毡房里，她忽然默默举杯替人挡酒，替的是个第一次见面的老大哥。

理由既简单又无聊：这位大哥人很好，但胃不好，我的胃很好，所以我替他喝。

众人以为她海量，直到她咽完一杯白酒，一脑袋栽地，晕了过去。

第二天她在车上醒来，抱起一只坚硬而巨大的饕，一脸恍惚地慢慢啃，像只冬眠初醒的松鼠在啃锅盖。

草原边缘，有羊群路过，她摇下车窗，掰碎一角饕，喂它们。

那拉提的风乱了她的发丝，那些羊熟视无睹地踱过，不

搭理她。

羊不吃糠。

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，我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：她极其无聊，但蛮善良，她极其清淡，像溪畔凝固的冰川，又像冬日里白晃晃的太阳。

好吧，在这个崇尚刺激的年代，她所显示的状态几乎是过时的。

一种难能可贵的过时。

文如其人，亦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过时。

我在诸多人前推崇过吴惠子的文笔，今朝再荐一次：那些貌似平淡的故事，实则内有乾坤，真话，我觉得她的文字比我这个野生作家要好太多，气韵独到，令人艳羡不已。

网上有人戏言，说：“吴惠子的文字一点也不刺激，她写了很多年也不火，是不是文字太不生活。”

屁话，当然不是。

她是太贴近生活了，她远比一般人更多地汲取了生活的各种温度，久之，己身愈发淬得不温不火。

淬的过程是被动的，很虐。

这个世界不宠她，曾无比狰狞地残忍待她，她自幼在伤害中被迫长大，因饱经难挨的岁月，所以方甘于过时，方甘于不温不火不伤害任何人，方做人作文有了她独特的悲悯心。

可惜，此份悲悯，时时常示人，世人常不识。

例证无须多言，此一本书读完，仁者自知。

忍者亦自知。

我曾写过：

命运善嫉，总吝啬赋予世人恒久的平静，总猝不及防地把人一下子塞进过山车，任你怎么恐惧挣扎也不肯轻易停下来。非要把圆满的颠簸成支离破碎的，再命你耗尽半生去拼补。

惠子的过山车坐完了吗？碎掉的东西都补好了吗？筋骨重接后长出来的是剪刀手还是麒麟臂？这本书于惠子而言，是一个句号，还是一个冒号？

这些问题留给惠子她自己吧，也留给读完这本书的你，或许你恰好是另一个惠子。

……新疆之行时，我们还曾路过巴音布鲁克大草原。

牧草俯身偃，草原中心有神庙，神庙里我替众人点酥油灯，挨个点燃，挨个求福。

轮到惠子那盏灯时，只一句，人都说苦尽甘来，愿君终得良人佳宿，神定心安。

是为序。

自序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

我妈以前总误导我。

她说，壁虎在遇到危险的紧要关头，会弄断自己的尾巴逃跑，那半截尾巴会跳进我的耳朵，钻进我的脑袋，让我变成傻子。

虽然这个谣言早就不攻自破，但我依然在二十四岁的夏天，被一只壁虎吓得嚎啕大哭。我紧紧地捂着耳朵，让同屋的闺蜜给男同事打电话，求他来家里帮我们抓壁虎。男孩子迎着晚高峰赶到家里，翻箱倒柜，最后总算在床底下找到了壁虎。他把壁虎装进一次性的纸杯里，盖上保鲜膜，还扎了几个小洞，他说：

“壁虎是益虫，吃蚊子，可别在这个杯子里憋死了。”

因为害怕，我不肯在自己的床上睡觉，一分一秒都不行。最后赶在超市关门前去买新床垫，炎夏闷热，我的后背不停冒着冷汗，边走边哭，行人侧目。

那天我理解了所谓的一物降一物——我不怕猛兽，却怕壁虎。

壁虎可怕吗？可怕。

壁虎可怕到如此的地步吗？可怕。

因为我一开始就设定了“可怕”这个结局，所以任何人问我
可不可怕的时候，我都会拿出这个早就准备好的答案回答：

壁虎很可怕。

成长很可怕。

真相很可怕。

孤独更可怕。

一个不愿意长大的我，排斥着大人们的世界，两者互为孤立，无法形成平等安全的匹配，所以一切都变得非常可怕。

我在原本该撒娇和需要被保护的年纪里，面对着残酷的现实，被迫扮演着大人的角色，那个被我藏在“潜意识深处从来没有外化过”的“小姑娘”就像一个“巨婴”，长年累月地被我丢弃在角落里。因为我越是不肯面对“她”，她就越是与我对抗，让我不断消耗，“她”甚至帮我关上了那扇通往整个世界的大门。

当我意识到这一点，便意味着我要开始学着做一个称职的大人了。我把那个倔强的“巨婴”抱到光天化日之下，给予“她”关爱，呵护“她”成长，我开始接受那个没长大的自己，宽悯地对待那个孤独的自己，脆弱的自己，也同样宽悯地对待那个批评自己，指责自己的自己。

我开始跟朋友愉快地谈起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去，谈起那些比

电视剧还狗血的亲身经历。我带着三分认真，七分戏谑地问她：“世间大部分的痛苦是不是都是因为穷？”

我说：“你帮我想想，作为一名家道中落的富家女，如何才能一夜暴富站回挥金如土的人生舞台？”朋友一边哈哈，一边撕开好几包薯片，只说：“来来来，这个好吃，吃完这个我们去涮火锅。”

新鲜的蘑菇和肥牛在锅里冒着泡，我心想：

食物不是解药，但味道是解药。

爱人不是解药，但爱情是解药。

时间不是解药，但此刻是解药。

当我把所有的理想都变成第二天的早餐，当我们勇敢地吃肉喝酒飞奔之后，许多原本复杂的问题，便迎刃而解了。原来，那个充满了恐惧的夏天，也曾留下欢喜。

男孩子抓壁虎的英勇行为打动了闺蜜的芳心，两个人坠入爱河，喜结连理。我写这篇自序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日本奈良享受迟到了两年的蜜月旅行。几乎是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夏末午后，我也奇迹般地坐在泰国清迈的木阁楼里，悠闲自得地抱着电脑，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屋檐上盘踞着的五六只壁虎，内心没有恐惧。

壁虎可怕吗？

还好，没那么可怕。

成长不可怕，真相不可怕，孤独也不可怕。

这个我原本以为已经老去的无聊透顶的世界，神奇地逆转时光，慢慢变小了。这个突然到来的瞬间，让我意识到，那些让我曾经痛彻心扉的经验和绝望，原来都言之过早。在能量守恒的宇宙里，失去的时候，要相信未来还会拥有，拥有的时候，要记住随时会失去，且珍惜。

将来有一天，我们都将和光同尘，汇入时间的海洋。但相信我，生命的诞生和消亡并不是最后的结局，所以此刻，这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机会和尽头，甜蜜和失去，更不是结局。

所以，先别着急哭泣。

吳昊

吃 肉

LOVE

- 3 北方有盛宴
 - 11 饮食男女
 - 22 一千个长胖的理由
 - 42 他是一团肥肉
 - 51 北京牛仔
 - 63 这是我们久别重逢的理由
-

喝 酒

DREAM

- 75 如果你不曾撩动我的心弦
 - 84 爱情保鲜膜
 - 98 如果你没告诉她
 - 109 爱入膏肓
 - 121 以爱之名
 - 142 星座男朋友
-

飞 奔

FLY

- 151 你喜欢的一切，最后都会变成一座碑
- 161 断指老少年
- 185 心魔
- 193 爱是一根皮鞭
- 201 你看到的都不是结局
- 213 你等着

第一章

吃肉

LOVE

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，
天南海北的缤纷筵席，吃份儿新鲜，吃不出团圆。

世人皆有六识，最先变老的原来是味觉。

北方有盛宴

直到十一岁，我才吃到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汉堡包。

其实也不难想象，我出生的南方小县城，面积小，人口少，县城小到每年春节扫墓，都能在公墓大门口不费吹灰之力地碰到好几个同班同学。所以我十一岁能吃上汉堡，在我们班已经相当时髦。

这都归功于我妈，她年轻的时候卖烟，天南海北基本都去过，那几年分管东北三省，常驻北京办事处，卖烟卖得风生水起，因为见多识广，所以一直走在时尚前沿，逛赛特，烫卷毛，穿短裙，背LV。十一岁那年，我刚刚开始发育，挑肥拣瘦，有的衣服开始不爱穿。我妈明察秋毫，看出了我臭美的苗头。有一回她出差回来，突然觉得我很土，便二话不说买了两张火车票，让我跟她去北京见见大世面。

火车北上，我妈说，女孩子应该多出去走走，眼界宽，气